

席绢

席绢

2005

XIJUAN

XINZUOZHAN

新作展

N
I
D
O
C
Y
X
I
Z

只求安心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47.5
XJ2.4

只求安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席绢 2005 新作展/席绢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2

ISBN 7-5399-2299-0

I. 席... II. 席...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2254 号

- 书 名 席绢 2005 新作展
著 者 席 绢
责任编辑 丫 姐
责任校对 席 咪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 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299-0/I·2172
定 价 39.00 元(全三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只求安心》导读

阡陌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席绢作品是最多的,约有五十部之多,但是从2000年以后,就鲜有新书推出了。原因在于热心推介台湾四小名旦的阡陌渐渐被岁月浸染得双鬓斑白了,岁月无情地把他赶出了出版舞台。没有了阡陌的鼓与呼,席绢于晴等台湾言情小说作家的作品也就缺失了一个热心的编辑,东丢一本,西丢一部,弄得读者书友到处去寻觅。

自从阡陌到新华亚洲(北京)文化发展公司工作以后,受台湾飞田文化有限公司的委托,阡陌重拾旧题,《席绢二〇〇五新作展》就是阡陌接手以后推出的第一批书。

这一套书说是二〇〇五新作展,并不一定都是二〇〇五年创作的,但却是在大陆首次推出。其中的元旭日(原名《旭日焚身》)早在好几年前就写出来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



批准在大陆出版。这一次经席绢作了修改以后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批准，得以同书友见面。

《我的蓝》写于二〇〇五年上半年，《珠玉在侧》则写于八月算是最近作。《只求安心》写于二〇〇四年末，发表于二〇〇五年初。虽然出版时间不一，但阡陌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出版是在二〇〇五年。

《只求安心》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

处世冷淡不喜与人交际的叶安安与长袖善舞、朋友遍天下的任放歌，乍看之下两人既无相似之处也不可能有什么交集。

但是初次相遇时任放歌即被叶安安的冷幽默所吸引……

他们也不是毫无相似之处，至少他们的父亲都是离异后再婚的。他们都有“后妈”和同父异母的弟妹！

因追查商业间谍两人再有交集，任放歌开始主动接近叶安安，进而追求她——接触中任放歌发现叶安安冷漠，并不是因为经历过什么不幸或是对生活不满，只是个性使然；叶安安也注意到任放歌之所以笑口常开，并不是他的人生多么一帆风顺无灾无难，只是生性豁达。

任放歌的生母是个佣人；以一两感情 = 多

少美金,这种公式来计算人类亲情。即使将前夫、儿子当作工具来用,她也完全没有愧疚感……

叶安安的外冷内热,不但可以承接任放歌奔放的热情,连他内心的荒芜也可改建成花园庭院……

席绢在这本书中,把一个有可能充满阴谋诡计或是演变成悲情伦理剧的故事,描写得轻松、幽默、宁和,同时用潜台词告诉读者:无论是在面对亲情还是爱情时都不要强求对方能等量回应。因为有少数人生来就对“感情”无能为力……原谅“无能为力”的人,去爱懂得爱人并珍惜被爱的人,才是聪明且能够获得幸福的选择。

本书人物性格鲜明,有特色。基调健康。





序

这是序,这也是开始——

有开始,当然就会有结束;而结束,是下一段旅程的开始。

十几年前,没有人料想到突然风靡起来的西洋罗曼史会造就台湾言情这十年来的荣景,成就了多少人的写作梦想,创造了多少欢乐与奇迹,让我们知道在严肃的文学与娱乐的图文漫画之间,还有一片梦土,让我们去开发、去造梦。

虽然言情读者众,不分男女老少,可是我还是认为这块梦土是女性的天地,从写手到读者群、出版者到消费者,全是女性。我们写、我们看,我们撑起这片不被看好的天,并创下辉煌的一页。

景气在成长、高升、衰退、萧条等循环中摆荡,而言情也在这样的定律里走到如今,老实说,近来情况有点不妙,处处充满了奄奄一息的感觉。

作者有着创新的使命感,但却不见得有办法写出

席绢



新意；读者非常地想看到好故事，却总是打不起劲儿去新人区挖掘亮眼新秀。

这是景气循环所致，也是时空与心境的不同，所见所闻所习惯的消遣方式已然与过去不一样。总之，在书市一片萧条中，我们热爱的言情也无可避免地跌进这场惨况中。

虽然现况让人担忧，但我并不悲观，总是抱持着希望。

这片市场的读者不会完全消失，喜欢阅读的人口永远都会在；会消失的，是读者们不再喜爱的作者。

或者是多年来毫无长进而不自知，也或许是读者喜爱的新口味不再是老作者能提供的。总之，一代又一代的，新作者把老作者汰换掉，但言情仍是往前走，走到另一个新的领域，又带起新一波的热闹兴盛。而那时的兴盛，大概也不关我们这些作者的事了。

言情市场如今面临转型，每个人都在找出新方向，都在尝试怎样能让言情更好。

作者在努力，出版社也在努力，不管成果如何，抱持希望都是必要的，自怨自艾无济于事，虽然大家都很缅怀过往的光华，也老是在哀叫着现今生存不易。可是，我觉得现在这种世道，做哪一行都一样，努力不一定有成果，可不努力却一定完蛋。

所以啦，还是只有老话一句，加油吧！把抱怨的时



间省起来,工作去吧!

在新公司发表的第一本小说,就尽在说教,可见我
这人哪,什么都会变,就是爱念这一点,始终如一呀
……好,找块角落蹲着反省去! 不过,在那之前,我要
祝福“飞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开张大吉!

宏图大展!

勇于突破!

再创新局!

席绢



楔子

她的五官长得其实不错……

任放歌心里想着。

身材嘛……是够高，但凹凸的情况被宽大的T恤与松垮变型的牛仔裤彻底遮蔽看不出来，所以不予置评。只能说不算胖，只能这么说而已。

他仰头喝了口矿泉水，目光仍没离开那名女子身上。虽漫不经心于自身的事，但倒也还是发现了耳机里已没有任何声音，只留下断讯后的单调嘟嘟声……刚才是在跟谁通电话呢？又说了些什么？有点想不起来，那就不要勉强去想了，收线吧。

那女子站在百货公司门口已经很久了，脸色不是太美妙，看来是非常非常的不耐烦，不知道在等谁，一直低头看表；十月天的秋老虎不是盖的，硬是给它热到三十五度，就见她不只看表、抹汗，还站出三七步好方便她以脚底板打出不耐烦的拍子。

虽然今天不是假日，但是逛百货公司的人也是不



少,会独独注意到她,当然不会是为了她特别平凡的衣着品味,也不是为着她清冷却还算好看的长相。她的光彩隐敛,没有任何招蜂引蝶的意味,谁经过她身边都不会刻意看她一眼。

其实他本来之所以会坐在这里是因为正在讲一通电话,不得不停下步子,随意在百货公司门前的大理石椅上坐着好与对方详谈,谈着谈着,也不知怎的,就谈到把对方遗忘了,连几时被挂掉电话也不知道,就只兴味地看着这名女子。

在这半小时之内,她一直在等人,也一直被打扰着,这会儿,又开始了。

这次走到她身边的是一个推销现金卡的小姐——

“小姐你好,可以耽误你几分钟吗?”

“有事?”这位酷酷的小姐转头看着现金卡小姐,淡声问着。

“呃,是这样的,敝公司最近推出一款新的现金卡,借钱真容易哦!不必身份证什么的,只要一张名片,而且马上就可以办好,不知道你……”

“我未满二十岁,不能办卡。”

“呃……呃……是这样吗?你看起来……好成熟喔,一点也不像没有满二十岁说。呵呵呵……”现金卡小姐的笑脸差点垮掉。而不远处的任放歌则是被矿泉水狠狠地呛了一口。



“未满二十岁？真敢说！照他看，这酷女郎最少满二十五岁了好不好！”

“我先老起来等，不行吗？”说得脸不红、气不喘，脸上还是没有太多的表情。

“噗！才想再喝一口水顺顺气，却又被她的回应笑得喷出一口水。”

“呀……是这样喔，那不好意思打扰你了。”现金卡小姐败阵退走，缩回角落的桌子边，不敢再多说。

任放歌笑得太大声又咳得太用力，终于让那位酷女郎注意到他的存在，但也只是淡淡扫了一眼，没放在心上。

——她实在也没空放在心上，因为她真的太忙了！

看吧，现金卡小姐走后不到三分钟，又有人过来了。这次来的阵仗很大，正是台湾民众最近终于很无可奈何习惯了的新闻制造者——电视新闻台的记者。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记者，以及扛着摄影器材的摄影师，再加上旁边一个提杂物的小助理，三人从SNG车上跳下来后，一路找人访问，紧握手上的麦克风，随时跟摄影棚联机中。

“……是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百货公司门口，让我们来访问一下选民对这件事的看法，先生你好，请问你对立委席次减半的议题赞不赞成呢？”

一位正在舔冰淇淋的年轻人没有听清楚记者的问





题,问道:

“赞成什么?”

“好的,谢谢。”记者马上独占镜头,说道:“看来时下的新新人类除了对网络电玩感兴趣外,对政治是完全冷感且不了解的,他并不晓得现今吵得正热的政治话题。OK! 让我们接着来请教一下中年人的看法——”记者的下一个目标正是那位酷女郎。“小姐你好,请问你对立法院席次减半有什么意见?”

镜头正对上那位酷女郎。就见她这么回着:

“天气很热。”

嘎?! 摄影师的镜头晃了下,而女记者的笑脸刷满黑线。

“不是的,我是请问你的意见,不是问天气……”

“我只对你的眼线有意见,它融化了,你要不要找个地方去补妆?”

“啊——”女记者连忙捂住脸,火速往百货公司飞奔而去。

实时联机到此无预警中断,摄影师还傻傻地把镜头定在酷女郎脸上不知道要转开,还是酷女郎觉得够了,伸手将摄影机的镜头往天空的方向推。

“今天天空很蓝,如果没新闻好报了,就多拍一点给大家看吧。”诚心诚意地建议完,淡淡走人,退到摄影机捕捉不到的地方,继续不耐烦地等下去。



哈哈哈哈哈……

任放歌放声大笑，他的不正常终于让酷女郎又注意到他，她看了他一眼，一会儿后又看了一眼，而他则毫无节制地大笑着，笑到肚子疼也还是要笑。

然后，她走过来了，走到他面前后站定，看着他。

任放歌收住笑声，以大大的笑容抬头看她，确定她应有一六五以上的身高，这真不错，不过这不是重点啦，他比较期待她会对他说什么话，是骂他偷窥狂还是直接唾他一句“神经病”算数？

她应该早就知道他在看她了吧？她对他是有什么看法呢？据别人说，他长得还不错，虽然一副花不溜丢的桃花相，但那股浪荡不在乎的德性还颇得女性爱慕。不知道她对他是是否有相同的看法？

在两两相望的几秒内，他心里转过无数猜测，想着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想了很多很多很多，但那些很多里，肯定不包括这一句——

“你迷路了吗？”

“呃？”他发现他能够做出的反应跟之前那些人没两样。“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很快地回问她，不想让她觉得他也是傻瓜一枚。

“这里不是医院。”

她这是在拐着弯骂他神经病吗？

“我不是神经病。”他决定大方原谅她的刻薄。





“我没有这个意思。不管是忧郁症还是躁郁症，我都不会以神经病三个字通称之。但如果你需要医生的帮忙，就不要逃避。”说完，从手提袋里拿出名片盒，掏出其中一张名片递给他。“这个医生听说很不错，你可以去找他。”

她是认真的！

任放歌了解到她不是在开玩笑或骂人后，并没有觉得心情好过一点，事实上是开始觉得糟了。与其真的被当有病看待，还不如被人家纯粹骂骂糟蹋下好了。

“……小姐，有没有人说过你很毒舌？”沉默了一下之后，他不笑了，很慎重地问出这个疑惑。

“常常。”她点头，表情虽然冰冷，但给他的待遇显然比刚才那些人好上很多，因为她还没有走开——八成是因为她对病人有恻隐之心的关系。

“但你一定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误会你对不对？”

酷女郎扬了扬眉头，她有一对好看的柳叶眉，眉色很淡，很衬她冷淡性格。

他期待她的响应，让话题可以继续下去，可惜情况并不被允许，因为她等的人来了，然后，也很理所当然的，她转身走开，没想到要打一声招呼。

这位小姐向来都是这么我行我素吗？

就在他心里对自己的魅力充满怀疑，也考虑要不

席绢



要叫住她时，她小姐在走开了好几步后似乎想到了他的存在，回头了，让他龟裂的自信心稍稍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她，要对他说什么呢？问他的名字？电话？职业？

他浓眉扬、唇角翘，露出阳光般的帅气笑容等着，他等到的是——

“记得去看病。”





A

“不是我要说你，你可不可以在上班时表现得积极一点啊？人家都在说话了！”

“喝咖啡吗？”扬了扬手上的咖啡速溶包问。

“我在训话时，你最好给我正经一点！听到没有？叶安安！”

“是。”

“很好。帮我那杯加点鲜奶。”

“好的，姑姑。”

叩！手上文件正好卷成圆形，方便往人头上敲去。

“叫我组长！”

“是，组长。”乖乖改口，奉上一杯奶香味很重的速溶咖啡。

“真是的，一点也不会做人，工作提早做完的话，至少要假装很忙给人家看，才不会老是让人说你是靠关系进来，有我罩着……”

“我是靠关系进来的没有错呀，有你罩我也是真

